



永垂不朽

布冥諾夫著

陳復庵譯

永 垂 不 朽

〔苏〕布宾诺夫著

陈复庵译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7 •



Михаил Бубеннов

Бессмертие

本書根据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4 年版本譯出

永 垂 不 朽

[苏]布宾諾夫著

陈复庵譯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 1536

开本 787×1092 精 1/32 印張 7 5/16 字数 135,000

1957年11月第1版

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 定价(6) 0.60 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一個中篇和三個短篇，敘述十月革命時期卡馬河畔發生的事。

永垂不朽描述當時白衛軍進犯卡馬河流域，把被捕的蘇維埃政權的鄉村幹部和布爾什維克送到大駁船上，由拖輪拖着沿卡馬河行駛，不時挑選被監禁的人予以槍決，或者吊死在駁船上的絞刑架上示眾。可是布爾什維克們並沒有在淫威下屈服，他們表現出磅礴的英雄氣概，向匪徒們展開殘酷的鬥爭。最後在游擊隊員的幫助下，紅海軍艦艇終於歼灭了敵人，救出了他們。

林中烽火敘述了白匪討伐部隊士兵的起義經過。一路上因為居民四散逃避，白匪們找不到糧食，行軍異常困難。後來他們冒充為游擊隊，受到居民的熱烈歡迎。不久，士兵們的思想逐漸發生變化，他們終於攆走了軍官，起義投向游擊隊。

隊的儿子描寫一個少年從參加游擊隊到作戰犧牲的經過。

別人的土地敘述了白衛軍討伐隊怎樣深入森林鎮壓起義的人民。他們被游擊隊一網打盡，僥幸未死的只有四人：一個上校，一個上尉，兩個兵士。他們落在游擊隊的包圍圈中，只得深入荒無人煙的森林，企圖覓隙突圍。不久，一個兵士逃走了，上尉害了病給他們拋下而葬身兽腹。另一個兵士想捆住上校獻給游擊隊，却被上校用斧子劈死。幾天以後，上校走出大森林，這時候他才突然悟會到，他的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，人民一見到他就決不會饒恕他，遼闊的國土上已經沒有他的容身之處。于是他在絕望中自殺了。

目 次

永垂不朽(中篇小說)	1
林中烽火(短篇小說)	144
队的儿子(短篇小說)	166
別人的土地(短篇小說)	186

永垂不朽

1

流冰不再轟隆隆地响了。雄偉的卡馬河在靜悄悄的春日的大地上庄严威武地流去。它怀着急躁的決心，扫清那素来走慣的道路：它涌至哪里，那里的河岸就被摧毀，那里的树木、房屋就被冲走……但是人們贊美地觀賞着解放了的河流的豪橫行为：在它的摧毀性的力量中間，多少总有点公正和睿智的地方。这以后，卡馬河泛濫了，而且是这样的波瀾壯闊，以致大家覺得地平綫似乎扩展了，从这一天起，連世界也变得更加明亮，更加辽闊。河水从丘崗重叠、树林掩复的右岸，向許多里外輪廓模糊的山崗滾滾流去。河边窪地里只留下一些小島，上面那些驟然被圍的光禿的小树林乱精精地挤成一堆。黑楊和白柳在淺灘里徘徊，身上小心翼翼地背着几十个黑鳥窠；受惊的白嘴鴉呱呱地叫着，在四周圍上下乱飞。

卡馬河好不容易地抑制住了自己狂暴的脾气，并不甘心慢慢地回到河床里。但当它波平浪靜的时候，在河面上航行却是安宁舒适的。尖头漁舟輕捷地到处滑行，不知疲

倦的鷗鳥彼呼此應，興奮地捕捉着小魚。木筏從容地自上游漂來；它們上面的縷縷細烟沉思似地裊裊上升。每天晚上，當月兒象亮晶晶的漁具般在空中浮動的時候，晶瑩的波濤中便有鱸魚和小鯰魚在喧聲騰躍……而在卡馬河岸上，壯麗的生机又開始復蘇了。樹林復活了：由於樹木慷慨地落下了大量的樹葉，由於濃密地生長出來的茁壯的野草，那里變得那麼擁擠，連麋去喝水都得費很大的勁才擠得過去。河邊窪地上，草兒象事先約好似的一齊開花了：毛茛開始閃閃發亮，宛如點點的陽光，鮮紅色的剪夏羅花到處閃爍起來，驕傲的柳蘭長得高高的，全身都是粉紅色的花朵。在花團錦簇的草地上，時光悄悄地飛逝過去。有的時候，大雷雨暴發了，雷聲隆隆，震撼大地，而後，絢麗多彩的拱形虹霓在卡馬河上空懸掛了許多時候。

一九一八年，卡馬河沿岸地區的夏天就是這樣歡樂地開始的。但是白匪隊伍突然向這裡襲來。他們向卡馬河上游奔馳而去，踩壞了青草和庄稼，大肆搶劫，毀壞村莊。繼他們之後，一只裝着絞刑架的駁船，出現在卡馬河上。它惡毒地慢慢駛着。凡是它駛過的地方，都引起了一片混亂：老百姓離開碼頭四散奔逃，漁夫們躲進山水楊叢生的河道支流，姑娘們向河邊窪地的深處飛奔，拋掉了盛着黑莓和忽布①果實的籃子。駁船總是在遠離村落的冷僻地方停泊過

① 忽布(Хмель)，桑科葎草屬植物。它的果實的形狀略似松果，可以釀酒。

夜，在那时候，船上就响起粗厉难听的枪声、叫声和呻吟声。早晨，駁船起錨行駛，而在它停泊过的地方，河水卷走了尸体，把他們冲到砂灘上……沿岸村落的居民发现尸首，就皱紧眉头，赶快把他們埋在地里。卡馬河岸上出现了許多新的坟墩：有些坟上，妇女孩子們在奔来奔去，嚎啕大哭，另一些坟上，在阳光和煦的中午时分，獵食獵得疲倦了的斑白鷄子在晒太阳，打瞌睡。

2

八月快过去了。装着絞刑架的駁船在卡馬河口附近停下。一艘小拖輪气喘吁吁地发出几下嘶啞的汽笛声，駛到博戈罗茨克①加油去了。白匪討伐队从附近地区順着乡間小路，把一批批被判死刑的人赶到河边来。他們都是衣衫襤褸、受到枪通条和皮鞭毒打过的人。他們上了駁船，被关进貨仓。

拖輪在早晨駛了回来，那时候河流还在冒出蒙蒙水气，不久前飞起来的灰鷄在草地裡凄声呼叫。拖輪从博戈罗茨克带来了米希卡·瑪瑪依——这是一个小伙子，高个子，寬肩膀，穿着骯髒的兵士大衣，兩手反綁在后面。当人們接过拖輪上的纜索的时候，米希卡·瑪瑪依甩了甩头，把淡棕色的鬚發揮到后面，而后快快地看看“死駁船”——卡馬河沿岸

① 現在叫卡馬口。——原注

地区的居民是这样称呼它的。駁船上靜悄悄的。一只黑色杂种狗沒精打彩地搭拉着尾巴，在甲板上走来走去。巨大的絞刑架上吊着兩個人，在隱約可覺地微微晃動。其中有一个是禿頂的中年人，身穿條紋襯衫和土麻布褲子，足上着一双破草鞋；絞索勒得他側轉了頭，斜看着晴朗无云的天空。另一个是年輕小伙子，沒穿襯衫，光足，蓬松的額发倒挂下来。

拋下舷梯以后，一个白匪警卫隊員走到瑪瑪依跟前，抓住他的肩膀：

“喂，走吧，老鷹！”

“別抓！”瑪瑪依扭身掙脫了他的手。“我自己會走。”

駁船上有一些兵士在等候瑪瑪依。他們默不作聲地圍住他，領他到房倉里去。房倉門口放着几箱芳香的蘋果。房倉里，在鋪着白台布的桌子旁边，坐着鮑洛戈夫中尉——禁衛隊隊長。他理好小玻璃瓶里的那束草花，拆開有火漆印的信封，簡短地命令兵士們道：

“把他解開！”

鮑洛戈夫皺攏雙眉，慢慢地讀着。文件里簡單地說明了米哈依尔·契列姆霍夫^①、譯名叫瑪瑪依的案情。他是卡馬河畔叶拉布格附近的叶洛夫卡村人，不久前被征入伍。他所在的那个白匪团队，在伏尔加河右岸作战。兩天以前，他們的偵察队捉住了一个水兵，是布尔什維克，根据一些材料看来，他是著名的指揮員或是政治委員。米哈依尔·契

① 米哈依尔是本名，米希卡是昵称。契列姆霍夫是他的姓。

列姆霍夫奉命押送俘虜到司令部去。但他同情布尔什維克，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：放走水兵，自己离开前綫逃跑了。他偷走漁民的小船，在渡过伏尔加河时被捕。

瑪瑪依一边擦擦麻木的双手，一边打量着警卫队隊長。鮑洛戈夫的年齡約莫三十开外，臉蛋漂亮，皮肤又細又滑，胡須剃得精光；淡色头发軟軟的；似乎只要輕輕一吹，头发就会从头上飞走，恰如蒲公英的絨毛一样。中尉很瘦，象一根木賊^①，細細的脖子軟弱地支撑住他的腦袋，右耳里塞着一小块棉花。“好象是害瘰癧病的……”瑪瑪依想道。中尉的黃色武裝帶扎得极紧，仿佛只是为了支撑住虛弱的身體似的。

鮑洛戈夫看完文件，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，不知是为了什么，瑪瑪依就想到了：不但是他的武裝帶，就連他的結構脆弱的骨头也在那里吱吱軋軋地响了起来。

“坐下吧。”

中尉渾濁的大眼睛在病态的蒼白面孔上发出暗淡的光芒。他的眼睛里含有那么多的疲倦和漠不关心的神色，以致瑪瑪依想道：“这个职位跟他 不配。他應該 坐在养蜂場里……”

瑪瑪依放大胆子，魯莽地說：

“我想抽烟。早就沒有烟草啦。”

“抽吧，”鮑洛戈夫允許了，“我把窗子打开。”

① 木賊(хвощ)，多年生草本植物，高約兩尺，莖細有节，形狀和間荆相似。

一看到瑪瑪依有一只藍色綢烟袋，四周还鑲上花邊，鮑洛戈夫就含笑問道：

“人家送的嗎？”

“一个女人送的……”

“愛你？”

“好象是。”

鮑洛戈夫把那瓶花擲近來，聞聞花，急促地向瑪瑪依瞥了一眼：

“是布尔什維克？”

“不打算做布尔什維克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

“不很歡喜他們。”

鮑洛戈夫渾濁的眼睛隱沒不見了。

“可是你親手放走了布尔什維克。”

“他不是布尔什維克。是水兵。”

“究竟為什麼放走他？”

“為什麼？為了幾支歌。”

“你可不要撒謊，”鮑洛戈夫警告他道。

“不信就別問。”

“我警告你。”

“不說我也知道！我說過了：為了幾支歌！”

米希卡·瑪瑪依抽得卷烟噝噝的直响。他一夜沒睡，疲憊不堪，卷烟使他興奮：他惡狠狠地看著，斷斷續續地厉聲回答。鮑洛戈夫一下子就斷定了：這是個急躁粗野的小

伙子，还没有被生活驯服。鲍洛戈夫特别喜欢在駁船上和这种人打交道：他生性懦弱，却欢喜消灭这些刚强的人。

他吩咐道：

“说得詳細点。”

“可以，”瑪瑪依同意地說，接着在皮靴后跟上弄熄了烟蒂。“我們在草原上走去。他唱起歌来。唱了一支又一支。我对他吆喝一声：‘閉嘴！’他睬也不睬，还是唱歌。咳，唱得真好！我自己不会唱，可是喜欢歌子。这时候我想起了什么事情，也随声和唱起来。这个水兵的嗓子很美，象小溪奔流那样……”

“以后怎么样？”

“以后……”瑪瑪依迟疑了一会儿，然后比較鎮靜地接下去講道：“这个水兵唱起同志們，勇敢地齐步前进……唱得那么妙……没什么說的！我也記不得怎么会跟着哼起来。后来我一看：我們紧紧地摟着，唱着歌，向前走去……”

“明白了。但是你怎么把他放跑的呢？說得明确点。”

“他自己逃走的。他住口不唱，看看我，叫我傻瓜，就走进小树林去了。”

“应该开枪啊！”

“可就是我没有开枪……”

“因此自己也逃走了？”

瑪瑪依望望信：

“那里不是写着嘛！”

他記起自己同水兵一起，在伏尔加河沿岸的坎坷的草

原上走路和唱歌的情形，接着他突然又皱起眉头，把每个字都加重语气地重說一遍：

“那里都写着……”

鮑洛戈夫把信藏到那瓶花后面，說道：

“我要知道确实一些的情况。要你告訴我，为什么你想从前綫逃走。”

“前綫！”瑪瑪依譏刺地冷笑一声。“那里雷声大，雨点小！那里无聊透了，可不是什么前綫！”

“你等一等……”

“見鬼去吧！”瑪瑪依跳起身。“我受不了！”

鮑洛戈夫冷靜地轉身向兵士們，小叢树般的眉毛微微一動：

“怎么样，把他登記入賬吧。”

那些兵士抓住瑪瑪依的兩手，脫掉他的大衣，拖他到甲板上。但是到了那里，瑪瑪依脾气发作了，他的兩肩那么厉害地一抖，兵士們就四散飞了开去。

“要干什么？”他大嚷道，眼睛炯炯发光。“說呀，混蛋，可是不要抓人！”

鮑洛戈夫中尉全身发出軋咬軋咬的响声走了过来，他指着閻長凳說：

“躺下！”

瑪瑪依不由得一抖。他明白了：他們想鞭打他。

“大人，請允許……”

“哼，現在你倒想討饒了！”

“我没有什么可討饒的，”瑪瑪依陰沉地說。“我是說，請允許我脫掉褲子。會把它打破的。”

“脫掉吧。”

兵士們狼狽地望着中尉，走了過來。瑪瑪依脫下褲子的时候，他們氣虎虎地譁笑道：

“哎喲，這麼一個毛人！”

瑪瑪依的眼睛露出凶光，躺在長凳上。心怦怦地跳着。有人想打瑪瑪依，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呢：他記不起有誰打過他，連小時候都不曾有過。他沒有考慮到會不會痛；他只感到受辱，居然有人想打他瑪瑪依，雖說他從來不曾想到會有這種事情。瑪瑪依很希望看一看，他生平第一次究竟是挨誰的打。他一看就看到了：旁邊有個身材瘦小、面孔微麻的兵士蹲在那里，用心挑選山水楊的枝條。“這樣一個衰弱的傢伙要打我！”瑪瑪依憤怒地想道。“還是個麻子！”於是瑪瑪依覺得愈加難過，愈加受辱，他用兩手掩住耳朵，身體痙攣地蜷縮起來。

鮑洛戈夫走到麻子兵士身邊：

“你又拖時間了嗎？嗯？”

“是……我在挑柔軟一些的。”

那個兵士站了起來，他目光茫然，注視着遠處，兩邊太陽穴上全是小汗珠。

鮑洛戈夫瞅着他問道：

“又犯老毛病了？”

“是的，”兵士訴苦地答道。“我不能……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他是这么样的一个人……我的手制服不了这种人。”

“制服得了!”鮑洛戈夫喝道。“喂,你倒試試瞧!”

房仓边有人拉起了声音响亮的手风琴。麻子兵士——謝尔加·米亞塔——走到長凳跟前。結实的枝条呼呼地叫了起来。鮑洛戈夫中尉开始計数:

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

“打的时候不要抽,”瑪瑪依咬着牙齿說。

“要抽着打!”鮑洛戈夫命令道。“八、九……”

謝尔加·米亞塔起初沒精打彩地打得很慢,但是过了一会,看到中尉的凶狠目光,就打得越来越快。他的臉有些发黄,面上的麻子变得更加明显,他微帶嘶啞地哼着,絕望似地鞭打着,好象打的不是囚犯,而是自己在什么人的鞭打下掙扎。河上的手风琴声越来越响。瑪瑪依猜到了:这是为了遮盖他的喊声才拉手风琴的。“給麻子打了,难道还要喊嗎?!”这个思想掠过瑪瑪依的腦海,于是他忍住痛,不喊叫也不呻吟。他咬紧牙关,只不过有时候側轉身体,但他这样轉动,似乎只是为了讓那个可恨的麻子丘八打得痛快些。腫脹冒血的新鮮伤痕象緊密的柵欄一般,很快就布滿了瑪瑪依的背脊。

鞭打結束。謝尔加·米亞塔喘着气走了开去,把枝条拋到河里,就一溜烟似的躲到房仓后面去了。瑪瑪依还在長凳上躺了一会,只是在他开始站起来的时候,才粗声呻吟起来。他站了起来,渾身是汗,臉色蒼白。他咬住嘴唇,帶

着驚訝和煩惱的神情環視四周。現在已經是大白天了。陽光射在河上。

鮑洛戈夫催促道：

“喂，快点，快点！”

“收拾的時間不會長，”米希卡·瑪瑪依疲倦地答道，一面穿上褲子，隨後忽然又譏刺地冷笑一聲，象在房倉里的時候一樣，他的嗓音也比較響了：“大人，只不過您剛才數錯了。我說：打的時候請不要抽，這時候您說起話來，把數目都弄亂了。少算了一下。”

鮑洛戈夫跳了起來：

“到貨倉里去！快走！”

鮑洛戈夫到了房倉里，在桌子邊立停，看着窗子外閃爍發亮的卡馬河和那靜寂無聲的丘崗。他一陣陣地喘着氣，右手不知不覺地、痙攣地把那束草花揉了幾秒鐘。他看到窗口邊的上等兵雅古柯夫，就命令道：

“把米亞塔禁閉一晝夜。不給面包。”

3

“死駁船”的貨倉里有兩百多個死刑犯。命運將他們從各地聚集到這裡，並且密切地團結在一起。他們說的是三種語言：俄語，韃靼語，楚瓦什語。人也是各式各樣的：上過前綫的兵士、村蘇維埃和貧農委員會的委員、赤衛隊員、游擊隊員、喀山和邦裘格的工人、兩個女教員和幾個農民。

他們都受過皮鞭和枝條的毒打，都是又瘦又骯髒，頭髮很長，胡子滿面。他們穿的衣服很糟：有的穿破爛的農民外套和上衣，有的用粗布或者席子裹身，有的穿着一些勉強遮住身體的襤褸衣服。他們徑自躺在“墊木”上，那是一些粗糙的光木板，水就在它們下面懶洋洋地汨汨流動。貨倉里永遠是寒冷潮濕的。空氣中充滿了腐臭的氣味：貨倉里躺着兩具尸首，但是警衛隊不許把它們抬出去。囚犯們知道他們是一定要死的，但是不明白，為什麼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在卡馬河上乘船乘了這許多時間。

死刑犯三五成群地坐着，同村子人各自坐在一起。一個月以前，葉洛夫卡來的十三個人被關進這艘裝着絞刑架的駁船，人數超過了卡馬河畔任何一個村子里來的人。這並不是偶然的事件。葉洛夫卡素來是個出名的村子，在那里，農民們的憤怒經常會驟然發泄出來。如所周知，葉洛夫卡人還曾齊心幫助過葉美里楊·普加喬夫，荒年的時候也曾屢次起義，在一九一五年，他們是卡馬河沿岸地區首先放火燒貴族莊園的人。永遠挨餓、永遠受到壓迫的葉洛夫卡人痛恨他們的地主——一個惡毒的鰥夫，一九一七年的秋天，當他突然到村里來的時候（以前只有夏天才來），他們在莊園大門口迎着他嚴厲地說：

“不行，老爺，不許進去！”

“你們怎麼敢！”老爺大喝道。

“哈哈！我們怎麼敢！”一個農民呵呵大笑起來。“看見過這種人沒有？要做的事情我們都敢做！嘿，老爺公民，碰